

村上春树“遭遇”辛弃疾



毕竟,我们所处的不是烽火连天、山河蒙尘的征战年代,而是轻歌曼舞、花好月圆的和平岁月。较之“挑灯看剑”,较之“吴钩看了”,我们注定更要看男女之间琐碎的情感涟漪。



□林少华

看这标题,任凭谁都要诧异吧?以为我哗众取宠。然而,这的确是我前不久的一次实际经历、一次切身感受。

说起来,我这人有些厚古薄今。较之今人,很多时候,我更愿意把自己心底的敬意留给古人。比如外出讲学,每到一地,但凡可能,我必去当地古贤那里参观学习。成都,杜甫草堂;杭州,岳飞庙;济南,稼轩祠。不过说实话,与其说是为了向他们表达敬意,莫如说是为了给自己打气。琐碎的日常生活,平凡的校园晨昏,细腻的日本文学——生息其间,每每觉得自己身上少了男人气、少了英雄气、少了浩然气,而正在沦为一个蝇营狗苟、叽叽歪歪、凄凄惶惶的小男人,故而急需去古贤面前接受熏陶,打打气,提提神,充充电。

济南的稼轩祠(辛弃疾纪念祠)是前不久去的。第一天晚上在山东大学发表了一场演讲。翌日应齐鲁晚报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之邀,预定在品聚书吧讲村上文学,重点讲我参与翻译的村上最新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活动主题“《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新书分享会”。下午两点活动开始,上午难得地空了出来。机不可失,一大早就跑去大明湖找

稼轩祠。初夏清晨的大明湖到底让人心旷神怡,花红柳绿,云淡风轻,湖光潋滟,鸟鸣啾啾。头天演讲夜归的困倦,连日奔波的疲劳,就像阳光下的冰淇淋一样悄悄融入花丛,融入湖中。如此徜徉多时,稼轩祠果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看完实物和图片展览,我静静地站在辛弃疾立身雕像前。当代画家范曾特别推崇辛弃疾,认为古往今来能与之比列的英雄仅三五五个而已,“有苏秦、徐尚之智,有乐毅、齐明之谋,有廉颇、赵奢之威。他身上集中了智略、识见和勇气,凛凛然大丈夫也。”并称稼轩词为“大丈夫之词”。是啊,“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这是何等昂扬激越的大丈夫胸怀!即使孤独,也写得高远恣纵荡气回肠:“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喏,孤独也是大丈夫的孤独、国士的孤独、悲壮的孤独!相比之下,八百五十年后的我们却在辛弃疾的故乡“分享”一个外国作家笔下的《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而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很正常的。毕竟,我们所处的不是烽火连天、山河蒙尘的征战年代,而是轻歌曼舞、花好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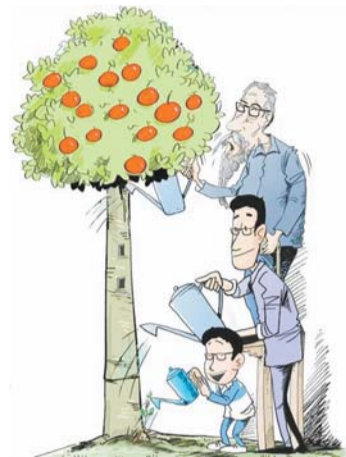
圆的和平岁月。较之“挑灯看剑”,较之“吴钩看了”,我们注定更要看男女之间琐碎的情感涟漪。较之落日楼头断鸿声里的大孤独,更要品尝“失去女人的男人们”的小孤独。一句话,较之辛弃疾,读得更多的是村上春树。幸也罢不幸也罢,反正这大约是我们的宿命,谁都奈何不得,全然奈何不得。

但不管怎样,稼轩祠给了我一个不大不小的心理冲击。这么着,走进品聚书吧的我实在无法让自己心安理得地进入男人女人这个预定话题,转而谈起翻译。翻译与男女情事无关。也许果真从辛弃疾身上获得了些许男人气,不觉之间,我竟以前所未有的激昂语气对我译出百分之百原汁原味村上作品的批评者反唇相讥,大声告诉并不在场的批评者:在译本中追求百分之百原汁原味,不仅客观上不可能,而且主观上或潜意识里还可能拥有仰视外语文本、视对象语为优势语言的自卑心理甚至“自我殖民”心理。不妨这样设想一下,假如对象语是柬埔寨语、老挝语,那么,会有几个批评者像对待英语、法语、德语和日语文本那样要求译者追求百分之百呢?不仅如此,从学术角度看,如果过于执拗地追求“百分之百”,译文本身的价值就被屏蔽了,翻译家的作用

和价值就被抹杀了。听听莫言怎么说的就好了:“我不知道英语的福克纳或西班牙语的马尔克斯是什么感觉,我只知道翻译成汉语的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是什么感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受到的其实是翻译家的影响。”梁晓声索性断言:翻译家笔下的翻译文体“乃是一种文学语言的再创造,必自成美学品格”。具体到我这个翻译匠,知名学者、北师大王向远教授早在十五年前就果断地给予正面评价:“可以说,村上春树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林少华译文的精彩。”

如此这般,我这只一向忍气吞声的“弱股”终于“牛”了一回,终于气壮如牛地从“原著”这个紧箍咒中冲杀出来。假如没有事先参观稼轩祠,我肯定不至于如此气壮如牛、气冲斗牛。感谢辛弃疾!同时感谢济南那么多热情的读者——即便我如此“牛”,他们(她们)也一动不动地听得那么专注,并时而报以自发的掌声。要求签名的队伍甚至排出门外排了很长很长——到底是辛弃疾故乡的读者!会后有人告诉我济南美女真多啊,我这才陡然意识到这次读书会的主题……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碎碎念

我家家风如军风

□彭波

老爸是个军人,当兵几十年,南征北战,吃过很多苦。转业后,虽然不是军人了,却把军队上的好作风带回了家。就像外人说的那样,我们家的家风如军风。

我在家排行老大,老爸对我特别严格,他常说,要想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这个老大就是家里的火车头。为此,老爸给我定了许多规矩,甚至把部队的纪律全盘拿到家里,让我们遵守,如: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尊敬老人,待人有礼貌,讲究卫生,不迟到不早退,不抢话,甚至有些吃饭穿衣叠被子之类的小事情也都会给我们定规矩。久而久之,我们家的家风正,远近闻名。

印象最深的是,老爸不但这样要求我们,自己还能够以身作则。有时候,老爸给我们定的家规,我也觉得有些麻烦,比如讲究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按老爸的这些家规,我们星期天休息时要洗好多澡。那时候的孩子,怎么能做得到呢?可老爸就能做得到。老爸做到了,再教育我们,当然就有说服力了。有一阵子,我们学校的许多孩子因为不讲卫生都生病了,唯有我们兄妹三个,没有一个人生病。

随着我们的成长,老爸的家规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厉。有时候我跟老爸开玩笑说:老爸,你的这些家规,抓的几乎全是小事,您老这不是有点抓小放大吗?老爸笑了:什么叫抓小放大?大是大非谁都能看得出来,俗话说得好,细节决定成败,只有做好了小事,才能有干大事的资本。

在我们的家风中,诚信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不管是干工作,还是处朋友,诚信都是做人之本。老爸在单位一直担任领导职务,“文革”时受冲击,不仅靠边站,还被开除了公职。我们原本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下子变得贫困潦倒。为了生活,父亲只好依靠借钱来维持生计。大概是因为父亲平常为人正直吧,还真有好心人借给我们钱,而借来的钱,父亲每次都按时还。就这样,父亲受冲击的几年里,我们家没有被困难所击倒,硬生生挺过来了。改革开放以后,父亲恢复了领导岗位,他没有忘记曾经帮助过我们的那些朋友,接济生活困难的朋友,成了父亲的习惯。父亲常对我说,要懂得报恩,别人的点滴之恩,要涌泉相报。这才是做人之道。

做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也是父亲经常对我说的。父亲不但在单位有责任心,在家里责任心也非常强,他常说,一个男人如果没有责任心,在单位他不是一个好职工,在家里他不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奶奶95岁后,瘫痪在床,父亲每天侍候着奶奶,直到奶奶去世。单从这一点来说,父亲就是一个合格的男人。

如今,父亲已经80岁了,而我的儿子也考上了大学,可父亲的家风却在我们家持续着。我想,这种好的家风一定会在我们家一代代延续下去的。

远了。

就这样一些平素里无所事事,只会点几鸡鸣狗盗的人,关键时刻却比那些勤勤恳恳种苞米的人更有价值。

其实,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公司,这个道理是通用的。因为任何组织都是由形形色色的人构成的,“勤者”与“懒者”都不可或缺,勤者的存在,是一个组织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而那些指手画脚、牢骚满腹者也不是毫无存在的必要。没有了“懒真的者”与“不合作者”,勤者还真的极易无所适从,多作无谓劳作。

特别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不能少了看似“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懒人”,正是这些貌似不勤的“懒蚂蚁”的“坐而论道”,才是宏观决策的智囊团。他们“没有实际用处”的虚幻的事业,才能让无数务实的人有了安置灵魂的精神家园。有些看起来没有用处的“懒蚂蚁”其实是文化使者的自觉寻找。人类如果没有那些“懒蚂蚁”从事诸如哲学、美学、数学、文学艺术这样的研究与创作,全是寻找、制造物质财富的勤勤恳恳的“勤蚂蚁”,该是多么单调与可怕。

名家言

懒蚂蚁的价值

□阮直

日本北海道大学生物研究小组对三个分别由30只蚂蚁组成的黑蚁群活动进行了观察,结果发现:大部分蚂蚁都很勤快地寻找、搬运食物,少数蚂蚁却整日无所事事,东张西望,他们把这少数蚂蚁叫做“懒蚂蚁”。

有趣的是,当生物学家在这些懒蚂蚁身上做上标记,并且断绝蚁群的食物来源时,那些平时工作很勤快的蚂蚁表现得一筹莫展,而懒蚂蚁们则“挺身而出”,带领众蚂蚁向它们早已侦察到的新食物源转移。原来,“懒蚂蚁”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侦察”和“研究”上了。它们能观察到蚁群的薄弱环节,同时保持对新食物的探索,从而保证不断得到新的食物来源。这就是所谓的“懒蚂蚁效应”,懒于杂务,才能勤于动脑。

其实,这个研究并不新鲜,中国人早在两千年前就把“懒蚂蚁效应”用在管理国家的政务上了。

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就是典型的“懒蚂蚁效应”,养士成为上层社会竞相标榜的



一种时髦风气。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地收养门客为荣。孔子的孙子子思在《孔丛子·居卫》中写到战国时代“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此言深刻地道出了战国养士之风经久不衰的真谛。

齐国的宰相孟尝君就足足养了三千个“懒蚂蚁”。就连会点几鸡鸣狗盗,雕虫小技的人也能成为他的门客。秦昭王对孟尝君最为敬慕,派特使迎接孟尝君入秦。孟尝君带着门客千余人来到秦都咸阳。孟尝君献给秦昭王一件纯白狐狸皮袍子,秦昭王很高兴地把它藏在内库里。可秦昭王听了属下的谗言,把孟尝君软禁起来,

孟尝君请秦昭王的宠妃帮忙解救,妃子说:“这不难,但是我要一件白色狐皮袍。”孟尝君为难了,仅有的的一件已经送给秦王了,哪来第二件呢?有个门客说他有办法。当天夜里,这个门客模仿狗叫声,从狗洞潜入秦王内库,看守以为是自己的狗,未加怀疑。于是这个门客盗出了那件白色狐皮袍送给秦王的宠妃,孟尝君也得了自由,并急忙带领门客连夜逃离秦国。他们半夜逃到边境的函谷关。这关口要到鸡鸣的时候才许出入,忽然有个门客学起了公鸡叫。一声跟着一声,附近的公鸡全都叫了起来。守关的人开了城门,让孟尝君出了关。等到秦昭王派人追到函谷关时,孟尝君和他的门客已经走